

# 80年代的校园生活是怎样一种体验？

2015-07-11 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

沈晓钟说，他的大学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：幸运、偶然、快乐、纯真。

“我打小就有个梦想——看大海，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广州就在大海边，造船就会天天躺在大海上。”

1978年，当时的沈晓钟还只是一名高一学生，然而，为了练兵，他加入了高考大军。填报志愿时，父母只准他填报离家近的重点大学，但他偷偷地在志愿栏里填报了华南工学院（现华南理工大学）造船系。据说那年的大学录取顺序是先省外重点后省内重点，于是偶然地，他如愿以偿了。那年，正逢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曲，他为自己得以与国家同步开启新征程而感到幸运。

“年少不知愁滋味，背起行囊，我和几个也是第一次离开家的重庆老乡一起乘上去广州的列车，其他人满怀惆怅别意，我却将自由飞翔的快乐尽写脸上。”就这样，纯真的大学之旅开始了。

**80**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，没有高端的数码装备，没有细致的餐饮服务，没有上档次的娱乐设施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？沈晓钟校友撰写的《我的大学——梦回30年前华工校园》将为我们解密。小编选取了“追逐电影”、“周末舞会”、“玉兰花香”和“激情东湖”四个部分的内容，各位读者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个年代大学生的欢乐与忧愁。

追逐电影



## ↑ 露天电影

学习之余最令大学生们激动的是看电影，特别是一些解禁的或内部的片子。所以只要有谁在宿舍或课室说哪儿有电影，不用半个小时就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遍全校，然后浩浩荡荡的学生大军傍晚就奔向目的地。因为是露天电影，有不少同学还自带凳子，那种热情劲与现在的追星族不相上下。有时也会消息有误，只好骂两句又浩浩荡荡地走回

学校，要知道单程得走两站地呢，不过心情是愉快的，因为有时会遇上外系的靓女，虽然连腔也搭不上，但一路同行使遥远的路途不再累人。记得有一位仁兄暗恋大家公认的化工系“一枝花”，有一次在追逐电影的路途前后行走，黑灯瞎火中这位仁兄居然用手中的凳子装着无意识的样子，去碰撞前面女生的凳子，以期引起注意，但那女生意志坚定，根本不为所动，就是不给机会。我猜想在看电影的路上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发生。后来，为了少跑冤枉路，我们就想方设法到播放电影的学校、单位去认识老乡或同学，既确认消息，又可以帮助占到最佳位置，还不用大老远的带凳子劳神费力。

## 周末舞会



↑ 80年代的舞会

→ 1979年的除夕夜，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。



1980年，一股股南风终于从珠江口实质性地吹了进来，广州首先打开了窗口。人们不再穿“一片蓝”了，而是穿喇叭裤、香港衫，戴蛤蟆镜，用电子表，提收录机，听邓丽君。当1980级学生入校时，一股跳交际舞的热潮席卷校园。每到周末晚上，一批活跃分子纷纷出笼，找场地，约舞伴，借个大功率的收录机，拉开圈子就算是舞会了。但要找女舞伴很难，因为工科学校女生少（我们班25人才3个女生，据说还有“和尚班”），会跳舞的靓女更少，只要能约好女舞伴这个舞会就开成了，因此女生们往往像公主般骄傲，得三请四请。那时候我也迷上了跳舞，华尔兹、探戈、伦巴、恰恰……基本都学会了，舞技还说得过去，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结识的几个舞伴很给我面子，还经常指点我学新花样。校园舞会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们的课余生活，也使同学们的跨系交往成为可能。

玉兰花香



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

浪

漫

青春  
不散场

广州的市花是红红的木棉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白玉兰。华工校园里绿化很好，特别是我们东区这边，有不少玉兰树。晚上自习，寂静的校园里灯火通明，看书累了走出课室就能嗅到阵阵玉兰花香，非常醒脑提神，也催生了不少爱情故事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，虽然学校也没有强制要求不许这不行那，但情窦初开的大学生谈恋爱的还是不多，并且是偷偷摸摸的，就连拉拉手也是在没人的时候。我的一个老乡为了追求化机系的某女生，刻苦学习骑单车，不是因为从东区到化机系太远，而是为了在校园里骑车带她时，女生可以假借扶着他的肩膀或腰亲近，以此掩人耳目。可这位仁兄车技实在不怎么样，只好由对方骑车带他，真难为他的手不知往哪儿搁，不过现在两位的孩子都清华毕业了。

在读大四的时候，我宿舍有一福建哥们、一上海哥们，我们三人差不多都是一米八的个头，经常一起在一号楼西头三楼的一间小课室晚自习。这间课室里，有两女生也是常客，其中一位还能说四川话，我以为是老乡就认识了她，但其实她是福建人，我赶紧介绍给那福建哥们认识。在玉兰花开的时节，他俩先是自习中途休息时在过道上说会儿家乡话，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后来就不见人影了，直到晚自习铃响起才回来收拾课本。两人虽不同级，但毕业后终成眷属，儿子现在从北大毕业到纽约大学读博士了。

那上海哥们见福建哥们得手，也是心痒痒的，不久也在自习中途“失踪”，但运气不好，在玉兰花凋零不久就不再玩“失踪”了。不过我比他惨，只闻花香不见花影，认识的女生不少，但年龄普遍比我大，人家总不往这方面想，好不容易认识年龄比我小的，自己又没了勇气，直到毕业也没能牵上谁的手。20多年后，那位和我跳舞最为默契的女生，才与我通上了分别后的第一次电话，聊起当年的事，她说我们那时真的很单纯，为什么就不敢勇敢点呢？勇敢点也许……也许她就不会远嫁德国了。

华工的玉兰树不知见证了多少这样的故事！

## 激情东湖



### ↑ 足球比赛

东湖是华工的名片之一。课余的时候，同学们总是会围绕东湖开展活动，或跑步，或踢足球，或打篮球，或随意走走。在华工，东湖没有成为其他大学那样的政治活动场所，应该说是万幸的。那个时候华工作为工科院校，倡导科学，走实用科学路线，因此华工的学生对政治普遍不感兴趣。但我在华工却经历了另类冲动。1981年世界杯外围赛，中国队在容志行带领下3：0拿下科威特，又4：2逆转沙特，打沙特那场球真是荡气

回肠，电视转播刚结束，学生们都沸腾了，在东湖边敲着盆、碗这些带响的东西庆祝，并喊起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把宿舍里的拖把浇上煤油点燃，高举着冲出宿舍奔向东湖，沿途还有几个同学拿扫帚来接火，可没等我们到达东湖边就被老师截住。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处罚我们，而是让我们赶紧把火灭了。随后我加入到人流中，围着东湖跑着、跳着、高兴着。那届外围赛是中国队历史上打得最好一次，虽然最后被沙特暗算故意放水新西兰0：5，中国队不得不加赛一场，结果1：2输给了新西兰而无缘世界杯决赛，但足球第一次在华工激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。

本文由校友会秘书处根据沈晓钟校友的回忆文章《我的大学——梦回30年前华工校园》整理而成。沈晓钟系华南工学院1978级造船系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校友。

情系母校，追忆青春，欢迎阅读《校友文化周刊》。长按下图指纹可以关注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哦！



长按指纹自动识别关注



微信扫一扫  
关注该公众号